

人

証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此所謂不忘一飯之恩云

宋太倉顧姓者爲州吏凡有迎送必主城外賣餅江家後江被讎喉盜顧集衆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十七送顧所曰感君之恩願將弱息爲箕帚妾顧使其妻具禮送還江又攜往顧復却還數年後顧赴京撥韓侍郎辦事偶侍郎公出夫人見之召問曰君非太倉顧提孔乎我即賣餅江家兒也嫁丞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賜也當與相公言之侍郎歸備陳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因除工部主事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子純仁往姑蘇取麥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五百斛與之還見公公問東吳遇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已付之矣公喜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韓魏公收而養之旣長聞於朝命以官教之如子朴年少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輒懸師魯像哭之謝罪悔過乃已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名姓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其故曰陸君吾故人也竟不與辨即脫妻女簪珥償之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之令人引進語家人曰比所見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君置此久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再浪費也

以上記警

志舊

王沂公爲相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却之已而擢用絕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必使之知是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王文正公秉政寇準求爲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寇憾之已而制出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寇入謝

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帝曰此王旦薦也寇乃媿服

以上記  
警市恩

曹彬初與王全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人彬諫不聽  
及歸太祖大怒必欲推勘彬爲認罪全斌獲免及彬再  
受命伐江南太祖面戒曰此番毋得如西川妄殺人彬  
乃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受罪  
也帝益重之

周必大監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  
未報必大問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  
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

以上記  
警嫁禍

程子曰人於夢寐之間亦可以卜自己所學之淺深如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司馬溫公家居日常處於賜書閣下侍側惟一老僕一  
更三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燭火滅燭而  
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日日如是

朱子曰某生平不會懶雖甚病且要向前做事今人所  
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纔見一事  
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

以上記  
警好閒

昔人有嘲弈棋者曰但見兩肉柱動揺耳其神已落在  
黑白子中呂晦叔生平未嘗作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  
勝則傷仁負則傷儉

陶士行勤於吏職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  
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

牧豬奴戲耳

皇甫績幼孤育於外祖韋孝寬嘗與諸外兄博弈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懣績幼孤特宥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厲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於是精心好學涉略經史

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用每出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償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

胡康侯少時好棋弈登第後即痛自責曰幸得一第德業竟止於是耶後不復弈

昔人博弈不過消閒適興而已至今日則流爲呼盧

鬪弔專以賭錢爲事風俗敗壞莫此爲甚夫要賭最是下流所爲負販奴隸之徒沿街擲錢冷廟鬪色爲民上者猶必緝訪治罪乃今好賭之風偏盛於所號爲縉紳士大夫者儼然身列士班裝模作樣自謂我貴人也及貪心無處發洩則詐謀試之呼盧設局開場引誘少年子弟甜言巧語哄騙富戶癡呆一入圈套百計擄掠妻子從而乞肥奴僕因之生色甚至娼優臧獲對席並坐只思利其財寶絕不顧及體面良心喪盡廉恥全無推究隱微不過欲藉此養家活口豈知種種醜惡有不堪盡述者乎讀陳成卿戒賭十則有不汗流浹背否

以上記  
警博弈

戒賭附見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爲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池園顧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避而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得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趙清獻公家於三衢所居樸陋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值易鄰居用構花園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速還翁居不追其值明道先生窗前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邵康節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  
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  
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  
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歡相謂曰安樂先生來  
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康節所居以俟其  
至名曰行窩

以上記警  
流連花石

呂文穆公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之以求  
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  
韓魏公家藏一玉杯價不貲每設以宴客愛賞殊甚一  
日爲侍者擲地而毀侍者失色請罪公顧之徐曰凡物  
成毀有數汝誤也非故也神色自若畧不加詰責

或有謂東坡曰吾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公曰吾止兩手  
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公曰吾  
手恐先硯壞

以上記愛  
聚古玩

羅一峰會試舟次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云來年狀  
元屬公矣羅謙讓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感動上  
清應得此報羅寤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樓夢當有驗  
已而果然

唐臯少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屢將紙窗飮破公補訖  
因題於上云飮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後臯  
大魁天下

吳文恪公訥初赴京時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

公即命僕啓戶冒雨而出次日即遷他寓

林茂先才高過人既與鄉薦家貧閉戶讀書鄰女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得以此汙我女慚而退林於次年飛第

曹文忠公鼎以明經作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驛亭色殊艷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鼎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領去明年會試狀元及第

冒起宗戒色文有云諸惡業中貪色一關最難打破故三百篇首稱關雎而桑間濮上之什備載垂戒乃

知此病古今皆然然分兩種而受病亦有淺深庸夫俗子色知難斷意械未工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於文人學士雅擅風流侈標逸韻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繾綣則託於夙因邂逅便神爲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時熾逢人說寡慾慾種更滋千名犯分裂檢潰閑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我願世人寧甘撲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若腐言不堪入耳豈往事總涉虛無殷鑒炯炯

亦可畏也

以上記  
警好色

記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居於